

江戸川乱歩 青年偵探全集

# 大暗室

【大暗室】

04/20卷

えどがわらんぼ  
江戸川乱歩 ○ 著

日本偵探推理小説之父

著名日本文学翻译家

叶荣鼎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04/2029

江戸川乱歩  
青年偵探全集

# 大暗室

【大暗室】

江戸川乱歩  
えとがわらんぽ  
〇著

叶荣鼎  
〇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户川乱步青年侦探全集. 04, 大暗室 / (日) 江户川乱步著; 叶荣鼎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87-5212-0

I. ①江… II. ①江… ②叶… III. ①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80998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刘瑀婷

闫松莹

装帧设计 黄龙

排版制作 隋淑凤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江户川乱步青年侦探全集 04

大暗室

【日】江户川乱步 著 叶荣鼎 译

---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ress](http://weibo.com/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http://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640mm × 910mm 1 / 16 字数 / 114千字 印张 / 10.5

版次 /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0.00元

---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 目 录

## コンテンツ

海上流浪		001
接受嘱托		007
两发子弹		013
家庭教师		019
屋顶溜冰		026
白昼幽灵		035
翻脸不认		043
夜遇知音		052
奇怪交易		061
真假十堂		071
智慧较量		079

密室绑架		088
牢里相遇		101
黑色旋涡		112
真假歌星		118
木箱去向		125
招待记者		136
决    战		148

## 海上流浪

一望无垠的蓝色海面，泛起一层又一层波纹，没有一丝风，没有白沫四溅的汹涌浪花。

天空蔚蓝，万里无云。

阳光照射在海面上，反射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银白色。大海中央，漂浮着米粒状的东西。

其实，那是一艘救生艇。

方向舵已经损坏，划船的桨也不见了。救生艇在水流的推动下，漫无目标地漂流。

船上有三个男子，瞧他们那筋疲力尽的神情，仿佛都快要死了。

其中，年龄最大的白胡子老人，面如土色，似乎已经病倒，有气无力地躺在救生艇船底。后脑勺下面枕着从身上脱下

的外套。衬衫的胸口部位，在急促地起伏着。

其余两个男子由于极度疲劳和饥饿，那模样好像快要燃尽的蜡烛。

这两名男子的年龄都在三十岁左右，一个脸庞中央高高凸起欧洲人那样的鼻梁，眼睛里射出的目光像尖刀那样锐利；另一个脑袋上顶着黑色短发，眼眸清澈，模样酷似海员。

与其他两个人比较，海员模样的年轻人穿着一般，说起话来用词比较粗鲁。他在这小团体中间似乎最沉着老练，无形中给其他两个人增添了勇气。

救生艇可能在途中遭遇了暴雨狂风的袭击。

“大曾根君，看见陆地了吗？”躺在船底的白胡子老人，不停地蠕动着干涩的嘴唇。

“先生，我们这艘船已经整整一个星期在原地转悠，怎么会看得见陆地呢？”大曾根就是那高鼻梁青年，语气中带着自暴自弃，像发牢骚那样回答。

海员模样的黑发青年在一旁看不过去，忍不住插话说：“即便看不见陆地，现在也不是垂头丧气的时候！我们应该打起精神来，马上会有直升机来营救我们的。我们那艘大船遭难的情况，话务员早已用无线电报发给有关部门了……”

“三国君，你是船员，却不知道漂流的厉害。告诉你，船在海上停滞不前是最危险的。千万不能磨磨蹭蹭！”

“大曾根君，我是海员出身，在这种场合当然要镇静。眼下这种时候，谁慌张谁就有可能抢先跨入地狱。”

“那，怎么办？”

“是啊，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能气馁，要充满信心。”

“三国君，我们这艘救生艇已经在油水混合的海面上漂流了足足一个星期。营救我们的直升飞机，对我们还活着肯定不抱任何希望，马马虎虎地搜索一下就匆匆飞走了。”

大曾根说的这番话也不无道理，海员模样的年轻人很难反驳。其余两个人，不得不一声不吭地听他大发牢骚。

接着，三个人谁也不说话了。在这伴随着恐惧的沉闷氛围里，白胡子老人的胸脯起伏加剧起来，俨如汹涌澎湃的狂涛。

“水，水，水……”

少顷，白胡子老人嘴角挤出痛苦的呻吟声。其实他心里十分清楚，船上没有能喝的淡水。尽管知道这一切，但由于喉咙渴得厉害，对水的渴望还是像说梦话那样从嘴边滑了出来。

“有明先生，现在船上连一滴水也没有，请克服一下！再过一会儿，我们会有水的……”

简直像到了地狱，饮用水连一滴也没有。尽管船周围的海水无边无际，但那不能饮用，一旦喝下，喉咙会像熊熊烈火燃烧般的难受。因为，海水里含有大量的盐。

“唉，我真想立刻跳到大海里，在溺水死亡前痛饮一番。”

靠在船舷的大曾根，无精打采地注视着蓝色海面，一连叹了好几口气。

想喝水的，不光是白胡子老人和大曾根，就连那船员也想痛快地大口喝水。

眼下，他们个个口渴得快要发疯了。



一星期前，日本都丸号客船从中国香港的港口出发，在途中遇上了狂风暴雨，整个船没能坚持多久就被无情的海水吞没了。

救生艇上的三个人都来自都丸号客船，其中两个人是从事生物学研究的学者师徒：一个叫有明友定，是著名的生物学博士；另一个叫大曾根龙次，是有明友定博士的助手。

这对学者师徒结束了非洲探险之行后，回国途中绕到印度密林时，有明博士不慎得了热性病，病情还非常严重。

经过打针和吃药，热性病好不容易痊愈。助手大曾根曾提出乘坐飞机回国的建议，可有明博士不同意，固执己见，搭乘了都丸号客船。

当然，著名生物学家有明博士坚持搭乘水上交通工具回国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俩非洲之行收集了许多生物标本。倘若乘坐飞机，携带那么多的生物标本回国很不方便。

“当时要是采纳我的建议乘飞机回国，也就不会遇上沉船灾难了。”

后来，大曾根龙次对日本新闻记者叙述了逃生经过。那番叙述，确实是真实的，但不是正确的。为什么说它不是正确的呢？亲爱的读者，要不了多久你会明白的。

运气不佳的有明博士，就是此刻躺在救生艇上危在旦夕的白胡子老人。有明博士的助手大曾根龙次，就是那个高鼻梁且目光锐利的年轻人。

一星期前的那个晚上，有明博士正躺在都丸号客船的房间里鼾睡，猛然间全身受到了重击，不由得睁开眼睛醒了。令他

吃惊的是，自己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地上。

房间里一片漆黑，电灯不知是什么时候熄灭的。圆窗外，是瓢泼般的大雨、狂风和夹杂着呼啸声的海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明博士揉着疼痛的腰骨，费了好大劲儿才从地上爬起来。

这时，助手大曾根飞也似的闯入有明博士昏暗的房间里大声嚷道：“糟啦！先生，船，船撞上暗礁了！”

“什么，船……”

“不快点儿逃就没命了！听船员说，船身被撞了一个大洞，海水大量涌入，船开始下沉了。”

“大曾根君，生物标本比我的生命还重要，一定要保护好它！如果装标本的箱子弄丢了，那我一生的研究就都付诸东流了！”

“先生，现在不是考虑那问题的时候。生物标本今后还可以采集，而先生的生命是没有第二次的。快，请快跟我逃走！”

大曾根龙次一把拽着有明博士的手，急着离开房间。当时，有明博士正慌慌张张地朝皮包里塞笔记本。

昏暗的甲板走廊上挤满了你推我搡相互拥挤的乘客，哭声和喊声此起彼伏，仿佛鬼哭狼嚎。

这当口，都丸号客船凑巧处在台风的正中心位置。怒吼的狂风和呼啸的海浪，使得都丸号客船忽左忽右地大幅度倾斜，猛然间被高高抛起，随即直线坠落，刹那间传来轰隆一声巨响，整个船骑到了暗礁上。

于是，一艘艘满载旅客的救生艇，不断地从大船甲板上降落到波涛汹涌的大海里。

也不知道救生艇的船底是否触及海面了，只听见下面传来一阵阵悲伤的叫喊声，救生艇被海浪相继吞没，沉入漆黑的海底。

有明博士和助手大曾根龙次也掉落到海里，好在他俩都具有科学家沉着冷静的头脑，牢牢地抓住被海浪颠覆而底朝天的救生艇船底。

“手别松开船！就是手臂折断了也不能松手！”

突然，一个有力的男人声音传入快要失去知觉的他俩的耳朵里。

不一会儿，这艘底朝天的救生艇恢复原样浮在海面上。浑身湿得像落汤鸡似的他俩，被这男子救到了救生艇上。

打那以后，这艘救生艇在黑暗、狂风暴雨和海水里拼命挣扎了好几个小时。

当东方渐渐露出晨曦时，肆虐了整整一夜的狂风暴雨和海浪终于偃旗息鼓，不再喧闹。

恢复了平静的大海，沐浴着从地平线冉冉升起的旭日阳光，载着这艘救生艇无声地漂流。

地狱般的折磨并没有就此结束。那以后的一个星期里，这三个幸存者在大海上饱受了远远超过狂风巨浪的折磨——长时间的饥饿、口渴和恐惧。

## 接受嘱托

有明博士由于全身被海水浸泡了整整一夜，好不容易痊愈的热性病又复发了，再加上整整一星期的饥饿和口渴，已经濒临死亡的边缘。

两个年轻人虽说不是病人，可长达一星期的饥饿和漂流，精神上也开始有点儿癫狂起来。

干瘪的胃里，胃壁上如刀刺般的疼痛。干涩的舌头，坚硬得像烧焦的石块。

救生艇一天天地在海上漂流，难以判断究竟是在朝前行驶还是在原地打转。

冒险故事里常出现的，相互残杀和肉食对方，大凡也就是在这种时候。

大曾根龙次那对瘦得凹陷的眼睛，开始像饿狼那样露出凶

光：“喂，我已经饿得实在吃不消了，我要动手了，三国君，你别客气！”

大曾根龙次说完这令人吃惊的话，突然解下一只挂在腰上的皮包。皮包里放有带着枪套的手枪，那里面的枪是用于在非洲探险时护身的。

也许是长时间的饥饿和口渴导致了精神异常，他掏出手枪好像打算射杀重病在身的有明博士，随后吃他身上的肉充饥……

三国君想到这里不由得吃了一惊，急忙摆开迎战架势。

“嘿嘿嘿……我从昨天开始就忍不住想咬皮带填肚子了！”

大曾根龙次害羞地扑哧笑了，眨眼间猛地把皮带一端伸入嘴里，嘎吱嘎吱一阵狠咬。

三国君见状放心地笑出了声，心想：“哦，太好了！这家伙精神没有错乱……”

尽管那样，可还是让三国君觉得不可思议。这个身材和模样长得都不错年轻人，居然像被灌了迷魂汤那样一个劲儿地咬着皮带。

三国君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不再看着大曾根龙次，而是脸转向蓝光闪闪的海面。

“怎么样，我这模样奇怪得难以形容吧？先生，你如果觉得这可以充饥，是不是也吃一口呀……”大曾根龙次一边咬皮带吃，一边望着躺在地上的有明博士。

“我已经不行了，没力气与你们一起熬了……”有明博士

睁开失去光彩的眼睛，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一边微微地摇了摇头。

“先生为什么说这种沮丧的话呀？可爱的京子小姐正在东京盼着先生回去呢，难道您连她也忘了？”

大曾根龙次不是在鼓励有明博士重新拿出活下去的勇气，而是叫嚷着说这些加重先生病情的话。

“是啊，你说的对，我只挂念京子。我这个孙女从小就失去父亲，与我相依为命。如果我死在这里，这世上就再也没有疼爱她的亲人了……”

已经不能自由行动的老博士说到这里，一串串热泪涌出眼眶，沿着憔悴的脸颊往下流淌。他没有用手拭去，而是任凭晶莹的泪水流淌。

接着，他伤心地继续说道：“大曾根君，我上衣内口袋里有笔记本，你把它拿出来念一下……”

“什么，你是说笔记本……”

大曾根龙次眼睛里闪动着不可思议的目光，从枕在博士脑袋下的西装内口袋里取出一个皮封面的小笔记本。

“哦，就是这笔记本……大曾根君，那是我给京子的遗书，是我在印度医院里病床上写的。我当时躺在那家医院的病床上，以为自己活不长了，就写了这封遗书。当时没起什么作用，现在有用……你给念一下。”

在有明博士的催促下，大曾根龙次用颤抖的手翻开了小笔记本上写有博士遗言的那一页。

京子：

我扔下不幸的你，提前去了你双亲已经去的天国。活着的时候，我一直埋头于自己的研究，没有好好地关心你，请你原谅我的过错。

我今生只有两个愿望：一是培养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出色人才；二是哪天能和你一起去墓前悼念因战争失去生命的你的父母。

遗憾的是，我已经不能期待那一天了，只是希望你尽快找到一个能代替我保护你并培养你成为出色人才的好心人。

幸亏，我身边有一个忠实的助手大曾根龙次。他年轻好学，热心于学术研究，是一个不管遇到什么难题和不幸都能克服和超越的青年。

京子啊，我想指定大曾根君为你的监护人，一直监护到你长大成人为止。有了大曾根君的保护，你在成长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曲折和坎坷，一定能化险为夷。

这一点，爷爷深信不疑……

爷爷 有明友定

不用说，大曾根龙次念着念着，手指颤抖得更厉害了。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常去博士的家，把那里几乎当作自己的家。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有明博士会如此信任自己。

“大曾根君，你别吃惊！我是衷心希望京子能获得幸福，

好让我放心地去天国。为此，除你以外，没有其他可以让我放心的人。你除了代替我监护京子之外，还可以自由支配我的全部财产。关于证明人，我请一起乘坐在这条船上的三国君担任。”

“先生，这……”

“不用说，我的研究室就拜托你了。只要它能继续工作，实现我的两个遗愿就行了：一是继续我的研究；二是把我不幸的孙女京子培养成有良好素养并对社会有用的女性。”

“先生，我……实在是没那样的能力。”

“你别那么说！这世界上，只有你才能代替我让京子顺利成长。好了，就这样说定了！”

重病在身的有明博士为了说这些话，用尽了最后的一点儿力气。他说最后那些话时，几乎是声嘶力竭的。

“喂，大曾根君，你明白我说的话了吗？快答应我吧……”有明博士吃力地催促大曾根龙次回答。

“嗯，我答应。如果先生万一真不行了，我将代替您培养京子小姐，让她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可是，先生，您不用那么担心，您能活下去。”

内心的无比兴奋和异常激动，使得大曾根龙次的额头上渗出雨点儿般的汗珠，望着濒临死亡的博士一口气表白了决心。

“谢谢，谢谢……”

也许是因为听了助手大曾根的这番回答，有明博士似乎觉得孙女有可靠的监护人了，可以放心了，不知不觉地闭上眼睛睡着了。



“原来，老博士一直在挂念自己的孙女啊……”

三国君的心总算落地了，喃喃自语道。大曾根龙次却什么也没说，好像在思考什么。

从侧面望着大曾根龙次脸上十分认真的表情，三国君曾两度想说话，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海面上，一条条大鱼不时地甩动背脊，时而跃出水面，时而潜入水里。

可救生艇上的三个男人根本没有捕捉它们的力气，再说既没钓鱼竿又没鱼饵，只能望着它们发呆。

昨天，大曾根龙次用手枪朝着不时跃出水面的鱼背射击……他那皮带上的枪套里，有六颗没有浸水的子弹。

六颗子弹里，昨天被他射出了四颗，但不知那些子弹是否击中目标。不过，未发现肚子朝天的鱼浮在水面上。

当时，大曾根龙次似乎想出一个什么好主意。

“往后万一遇上那样的情况，没了子弹可不行。好，浪费子弹的做法就到地为止吧……”他自言自语地说到这里，脸转向还希望他再射击的三国君，毅然停止了射击。

那么，他为什么要留下两发子弹呢？不用说，大曾根龙次当时肯定有某种打算。可时间没隔多久，那两发子弹却因情况急剧变化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